

自從「福音主義」越來越多地被視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和政治議程的工具，「福音」這個詞再不祇是被很多篤信聖經的基督徒所擁有。就算那些著重認罪悔改的福音派信徒也承認有一個運動在他們的圈子裡成形，就是原本以認罪悔改、以聖經為中心的基督徒卻用「治療」和「自我實現」的觀念來代替對神的敬拜。「福音」已被重新定義，它原本必要的宣教使命，卻變成次要了。

但這並不表示「福音/福音主義」這個詞要被放棄。自古以來，「好消息」(福音)已被很多人抗拒。所以，神學教育在福音信仰的傳統裡是須要有傳福音的勇氣，因為我們見證福音所帶來改變的力量，這力量曾對一個威脅到教會生命而且是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提出了批判。

作為一所福音神學院，三一福音神學院(TEDS)尋求去訓練以神的話語為基要的福音使者，這些使者在他們的社會區域裡是勇敢的先知，也在全球不同文化交織的環境裡是謙卑的學生。在七十年前，卡爾·亨利(Carl Henry)已經指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基督教對於福音在社會的影響已越來越不知所措」¹。在現今的社會和政治氣候裡，去呼召以先知的聲音向遼闊的社會發聲的事奉已經變得更為迫切。一所福音神學院所肩負的任務是去訓練男女，使他們能夠提供像是從聖經的先知書所發出同樣的先知聲音。

在七十年後，在更廣闊的社會中福音派信徒發覺他們不再處於所謂的「西方世界」裡，現在世界大部份不再單是西方的宣教禾場，因為這已經轉變成神大能下的一個特大會場。作為一個國際大學的架構內的一所福音神學院，三一福音神學院會藉著對福音的全球見證的訓練和學習，委身於在全世界為福音大能作見證。

在全球的神學範疇裡，三一福音神學院的學術聲譽是最著名的。當肯尼思·坎澤(Kenneth Kantzer)在1962來到三一時，他明白三一福音神學院須要成為一間有最高學術水準的神學院，「一間神學院能夠好好完成我覺得須要滿足二十世紀下半部的目標必須是一所與別不同的學校」²，他的意思是一所學術

非凡而信仰傳統的學府，且能夠訓練男女去回應與對抗那些有批判性的學者所發出在學識上的挑戰。這個特出的學術重點，是包括注重原文和加強我們對聖經無誤的堅持。神的話語是對福音委身的重心，這委身是去尋求展示福音的大能，方法是透過嚴謹的講道和教導去宣講正確的福音。在這對福音的委身範圍內，學術與教會的二分法是不存在的，因為學習神的話語就是學習在不同的教會事工和宣教處境中祂的大能。最後，一所神學院雖然在結構上是大學的一員，一所福音神學院是教會的僕人，因此，這世界須要一所福音神學院..或許現在比以前更須要。(本文已蒙作者斧正)

1卡爾·亨利 (Carl F.H. Henry), 《現代基要主義的不安良知》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7), 頁13。

2“肯尼思·坎澤 (Kenneth S. Kantzer) 訪談”載於大衛·馬丁 (David V. Martin) 編輯, 《三一國際大學 1897-1997: 一個世紀的基督教領袖培訓》 (Deerfield, IL: 三一國際大學, 1998 年), 頁144。